



悲

中國經濟 降溫之後

The Writing on the Wall
China and the West in the 21st Century

北

中共政權的存續，建立在高經濟成長率與控制通膨之上；

而連續十五年平均近十%的經濟成長率，又是建立在暢旺的出口貿易之上。

隨著歐美市場衰退，中國經濟成長減緩已成定局，這是中國自改革開放以來，最為嚴峻的考

Will Hutton 威爾·賀頓 著
林添貴 譯

THE WRITING ON THE WALL: CHINA AND THE WEST IN THE 21ST CENTURY

by WILL HUTTON

Copyright: © 2007 BY WILL HUTTON

This edition arranged with ED VICTOR LTD.

Through Big Apple Tuttle-Mori Agency, Inc., Labuan, Malaysia

TRADITIONAL Chinese edition copyright:

2009 YUAN-LIOU PUBLISHING CO., LTD.

All rights reserved.

綠蠟魚叢書 YLC35

惡兆——中國經濟降溫之後

The Writing on the Wall: China and the West in 21st Century

作 者／威爾·賀頓 (Will Hutton)

譯 者／林添貴

執行編輯／吳家恆

文化生活領域總編輯／林蛟宏

封面設計／張士勇工作室

發行人／王榮文

出版發行／遠流出版事業股份有限公司

地址：臺北市 100 南昌路二段 81 號 6 樓

郵撥：0189456-1 傳真：2392-6658

電話：2392-6899

著作權顧問／蕭雄淋律師

法律顧問／王秀哲律師·董安丹律師

排 版／中原造像股份有限公司

2009 年 1 月 15 日 初版一刷

行政院新聞局局版臺業字第 1295 號

定 價／新台幣 350 元

有著作權·翻印必究 Printed in Taiwan

若有缺頁或破損，請寄回更換

ISBN 978-957-32-6429-3 (平裝)

YLib 遠流博識網

http://www.ylib.com E-mail: ylib@ylib.com

http://www.ylib.com /ymba E-mail: ymba@ylib.com

作者中文版序

山雨欲來風滿樓

二〇〇九年的世局脈絡，和本書第二版出版的二〇〇七年迥然不同。二〇〇七年，中國和西方皆認為，縱使中國誠如本書所舉出，在經濟、政治、社會方面有頗多弱點，它卻相當強大，足可避開西方市場的衰退。大家普遍認為，中國獨特的經濟模式會奮力前進，支撐住現在已和西方脫鉤而不再依附、聯屬於西方的亞洲經濟。通膨問題固然在所難免，但經濟仍然繼續成長。中國經濟或許會遲緩下來，但不會出現危機。在意識型態衝突方面，美國輸給了中國的「社會主義市場」論、開明的威權主義和中國共產黨。

現在可不了！中國二〇〇九年的經濟將會遲緩下來，達到改革開放以來僅見於天安門事件之後那幾年的水平，甚至可與毛澤東時期相比！大家認識到中國不僅與世界各國唇齒相依，而且它以儲蓄率恆常超過國內生產毛額（GDP）四〇%以上為基礎的經濟模式，其實非常危險。通貨緊縮和經濟衰退是當前最大風險。

美國的金融體系或許十分艱困，美國經濟也陷入第二次世界大戰以來最嚴峻的衰退，但是它的

基礎架構仍容許及時改革。不僅二〇一〇年的復甦可期，而且新當選的歐巴馬政府也將從結構上以只有民主政體才有的速度與效率改造其經濟——威權政府恐怕就不行。

中、美問題的相同點是：它們都是周期性、結構性的問題。但是中國與美國不同之處，在於中國較無能力進行有效率、及時和巨幅的改革。中國已轉化成爲一種不穩定的變型資本主義，其弱點在全球經濟趨緩之下統統暴露出來。中國個別的公民對黨政決策毫無置喙餘地，也沒有管道申述抱怨與不滿：人民只好罷工、動亂。統治者和被統治者陷入毫無創意、相互猜忌的僵持對峙局面。民主政治雖然缺陷不少，但在此開始展現出長期的效能。

中國消費量佔其國內生產毛額的份額遠小於儲蓄所佔的份額，全國消費支出比義大利還低。全世界大部分開發中國家的消費佔其國內生產毛額的六〇%，中國卻只佔三七%。它的成長來自於投資和出口。如果中國的出口停滯，它的經濟就會遲緩下來；現在，人民幣對美元升值、西方市場衰退，就是如此。過去十二個月，它的成長率已下挫四分之一，未來十二個月進一步大跌的機率也很大。世界銀行預測二〇〇九年中國成長率僅有五%，遠遠不及消化來自農村新勞動力、從國有企業下崗工人所需要的成長率。

投資也無法填補這個缺口。中國的港口、公路、鋼廠、水泥廠和化工廠現在已經飽和，它們僅用上產能的一小部分。體認到產能遠超過現在下墜的需求之後，中國的泡沫經濟也像西方國家一樣爆開來。中國股市已經崩盤，它的房地產價格也正在崩跌中。鄰近香港的珠三角製造業重心已經摧毀。兩千兩百家鞋業工廠已有二分之一關廠，三千八百家具玩具工廠也收了三分之一。

中國的金融體系一向體質衰弱、資本不足、放貸浮濫、信用評等欠佳，但是，中國人卻洋洋得

意，宣稱它們可比西方銀行更能頂擋得住頹勢；現在恐怕得受到嚴峻考驗。中國的銀行就像紙糊的房子，只有一點點核心資本，卻應黨的命令放貸數十億美元給虧損累累的國有企業。尤有甚者，現在中國政府又要靠這些銀行挹注四分之三的资金到它的人民幣四兆元（約為五千八百六十億美元）、為期兩年的振興方案。目前類似一九九八年亞洲金融危機，從西方蔓延過來的跡象，仍然有限；然而，二〇〇八年秋天中國重要的投資機構「中信集團公司」公布在衍生性商品市場損失二十億美元，二〇〇九、一〇年恐怕還會披露更多的損失。中國若是碰上像美國這次這麼大的危機，整個金融體系大概就垮了。中共很清楚它的金融體系和整體經濟岌岌可危，它在二〇〇八年秋天宣布那麼多的政策，正證明了它的警惕戒懼。利率已經大幅調降。振興方案的重點擺在大幅增加基礎建設支出。出口退稅增加，人民幣停止升值。中國二〇〇八年的貿易順差接近三千億美元（略低於其國內生產毛額的一〇%），外匯存底達一兆九千億美元，進口下降也趨近二〇%。中國在實質上不理會業已令人咋舌的貿易失衡，拚命增加出口，試圖把失業輸出到其他國家——這個政策很像一九三〇年代各國競相貶值、貽禍無窮的歷史。基於本身利益和全球調整的考量，中國應該做的是增加內需、降低儲蓄——換言之，激烈改造其經濟模式。可是，中國境內並無遊說團體，足堪推動改革。投資和出口仍必須是成長的引擎，因為它的菁英已經和這些成就糾纏、綁在一起，無法分割。黨政高幹其實早已等著傳統上伴隨公共建設支出大增之後會從天而降的「顧問費」。負責黨紀的政法委可能已準備好要遏抑預想得到的貪腐。不過，沒有太多人期待它會成功。

官僚投資力保現狀，並不足為奇；成長趨緩對黨正當性的衝擊十分敏感，也不足為奇。五%的經濟成長率在西方已足資欽羨，在中國卻是危機。即使是大躍進和文革都包括在內的建政頭三十

年，中國的經濟成長年增率也接近五%。一般人的思維是既然談改革，成績就得要更好。不僅國務院勞動部警告，除非二〇一〇年之後貧富差距拉近，社會安定維持不了；加上每年還得增加二千四百萬個工作機會，即使一〇%的成長率也不夠啊！

中國社會基礎的脆弱，在四川大地震造成七萬人死亡、三十多萬人受傷以後，更是凸顯無遺。地震並沒震垮堅固的建築物，只毀了胡亂蓋的樓房。中國常有地震，四川在一九三三年就發生過同樣規模的大地震。中國地質學家早已警告，五十年之內將有十分之一的可能會再發生這麼強烈大地震，因此必須嚴守規範標準蓋樓房和水壩。可惜，事實完全不是這麼一回事，尤其是最近蓋的建物都不照規矩來。

這不是爲了追求快速成長而抄捷徑，也不像其他地方發生災情後才曝光的便宜行事。這是賄賂已經成了規矩，系統性地不遵行法規所鑄下的後果——在中國，誰都知道這才是災情如此慘重的主要原因。很多條人命原本是可以不必犧牲的，尤其是在豆腐渣校舍裡無辜死了那麼多學童。民眾的反彈十分強烈。當地人的評論反映出這股情緒。有位媽媽當時對英國《衛報》記者說：「中國官員太貪、太壞……他們有錢逛窯子、包二奶，卻沒錢給我們的孩子哪。」另一名婦人請大家注意，黨和政府的官署大樓安然無損，因爲它們按標準規格興建。政治局預料得到批評的浪潮勢必排山倒海而來。只要怨言指向地方官員，就允許他們渲洩；它扮出中央站在人民這一邊的姿態。溫家寶「爺爺」幾乎就像美國總統一般，親自訪視災區。媒體報導受到緊密監視，經過初期、制止不了的怨懟，以及渴望自願救災之後，救災志工旋即受到管控和調遣。不能讓太多人親眼看到這是一場原本可以預防的大災。

企圖在舒緩民意和保持控制之間找出一條路來，其實十分普遍。中共正在辯論是否允許農民可以買、賣其土地的長期租賃權。果真這麼做的話，必定極受歡迎，也等於賦予七億三千萬農民享有實質財產權，同時也將部分逆轉共產革命。農民將有更多的激勵誘因去創新；它會替土地整併成較大面積的耕地、進而提升生產力開闢一條路。它將允許農民以土地做質押品，從而鼓勵降低儲蓄、增加消費。改革始於農村，現在將在農村復活。經濟必將受到激勵。可是，保守派憂心忡忡。這項提議有如政治炸藥，會除掉黨所賴以屹立的一根大支柱，使黨失去了對農村和土地權利的控制。之所以會考量此一提議，純因經濟上需要它。未來出現的折衷方案，絕對不會走得太遠；走得太遠，會危及黨的控制。

接下來是創新，中國在這方面的成績實在乏善可陳。全世界在日本、美國和歐盟申請的專利權，中國只佔千分之一。經濟學家認為，一般性質的技術發明，如內燃機、網際網路或飛機，可以運用非常廣泛，它們是成長的關鍵，在未來數十年內將會快速發達。我們很難打造一種創新發明體系，能夠找出、開發出這類普遍運用的技術。它們需要合理的自由交流、合理化和交待清楚的過程，以及強大的法律和法庭，讓發明能取得專利權、讓版權和專利權保護得以落實。美國、歐盟和日本具備這種體制；亞洲某些地區也有了，中國卻付之闕如。只要它繼續如此，普遍運用之技術創新在本世紀就絕不會出現在中國。危險的是，西方將遙遙領先，而且差距將會愈來愈大。

中國政府明白，中國如果要扭轉此一黯淡的預測，創造出容許創新發明的自由實驗環境，就必須解開對大學、實驗室和企業界的羈束。同時，西方的財務陣痛不會永久存在。一旦它解決了困厄，西方將會再度站起來，善加利用它的創新能力。中國若想躋身第一流的國家，和他們並駕齊

驅，就需要徹底改革。難就難在改革的進度遲緩——保守派事事掣肘——不僅會危害到改革本身，也會危害到其他國家。即使在「泡沫」年代，美國國會對於中國出口洪流，以及雙邊不平等的貿易關係（中國的重商主義遠遠超過美國），已經迭有怨言。歐巴馬計劃在二〇〇九年大幅重振美國經濟；如果因為中國出口如洪流湧入，其進口卻減退，使得中國成為主要受惠國，歐巴馬就頂不住美國國會的保護主義勢力片面採取行動對付中國。中國領導人一再強調需要穩定、需要持續推動改革，但是中國已成長得太大，再也迴避不了它的行為對別人的影響。如果它繼續自私自利下去，世界貿易制度的完整就會有危險。

世界需要中國變成較為正常的經濟體——增加消費支出、降低投資和儲蓄——它才能成為好相處的鄰人。只要中國共產黨對改革的態度躊躇不定，深怕創造出一個更富裕、更繁榮的中產階級來要求政治、經濟都大幅改革，這種改變就不會出現。中國領導人對西方的某些抱怨，不是沒有道理；西方必須改革已經證實國內、國際金融體系無法無止盡地發展。但是，中國也不能拿它當藉口，不在避免繼續衰退的全球公約中扮演它的角色。它必須效法亞洲其他國家，實施經濟和政治改革。這樣才或許有機會出現持久的經濟提振，避免保護主義和民族主義揚昇可能帶來的災害。不這麼做，亞洲以及世界可能變得更加不安全。屆時，恐怕就有如本書的書名所揭示的，乃是「惡兆」了。

賀頓寫於二〇〇八年十二月二十六日

譯者序

東風不來，柳絮不飛

二〇〇八年將在人類經濟史上留下深刻的痕跡。我們彷彿坐了瘋狂的雲霄飛車，不到一年之內，天上、人間走一回。

上半年，全球瘋狂搶奪物資，石油價格突破每桶一百美元後一路攀升，直到七月十一日登上二百四十七美元歷史高峰。國際原物料，從糧食到建材、礦產亦無不屢創新高。

然而，不旋踵間，北京奧運盛大上場、也風光閉幕，全球經濟卻像變了天似的，從「二房風波」掀起金融海嘯，美國投資銀行巨擘雷曼兄弟首先倒閉，美林跟進仆倒，華盛頓互惠銀行收攤，最大的保險集團 AIG 陷入困境，歐洲各國銀行亦紛紛告急。

金融海嘯稍止，經濟冰河期悄然降臨。全球經濟進入衰退期。各國政府用盡一切財政、貨幣政策工具，力圖挽狂瀾於既倒、支大廈於將傾。大家無不把眼光投注到東方一條龍——中國。

中國自從一九七八年改革開放以來，迄今正好三十年。它的經濟成長年增率恆常保持在一〇%上下，外匯存底累積已逾一兆九千億美元，享有「世界工廠」之譽。這份亮麗的成績殊為不易。而

在當下的情境之下，還有一項重要訊息：中國今年夏天已超越日本，成為美國最大的債權國家。

中國當然不能自外於國際經濟大局之外。倘若美國、日本、歐盟等主要經濟體皆已陷入經濟衰退，中國經濟發展所賴的外銷市場，頓失所恃，北京除了讓人民幣貶值，保持外銷力量之外，勢必須以擴大內需市場來維持它的成長動力。因此，北京在十一月初宣布即將投注四兆元人民幣來擴大內需，冀望「保八」——保住八%的經濟成長率。

最低程度，中國保住穩定成長，美、歐等國家即可爭取時間緩步復甦。最好的景象是，中國伸出援手，大家同舟共渡。是以，十一月下旬在秘魯舉行的亞太經濟合作會議（APEC），胡錦濤居停的旅館貴客頻頻到訪，所為何來，人人心中肚明。

胡錦濤今天的處境，猶如我小時候在獅頭山看到的一尊彌勒佛神像旁的對聯的上半句：「你也來求，他也來求，叫我怎生得了。」世界銀行現任總裁佐立克二〇〇五年擔任美國副國務卿時，殷切盼望北京能在國際舞台上扮演「負責任的利害關係人」（a responsible stakeholder）。現在，正是胡錦濤展現身為大國崛起的領導人之關鍵時刻！

然而，我們在這個關鍵時刻展卷閱讀英國倫敦《觀察家報》前任總編輯賀頓出版於二〇〇七年初的《惡兆》，意義特別深刻。

美國學界和政府在過去五、六年來，一直在辯論一個議題：中國民主化和經濟發展的動態關係。

資本主義的前提是法治和保護私有財產權。長久以來，西方思想界有一派理論是：經濟發展到了某個階段，中產階級就會興起；而中產階級為了保護本身經濟利益，將爭取參與公共政策決策過

程，這就是民主政治的萌芽。

中國改革開放雖始於一九七八年十二月中共十一屆三中全會，但因為針對八九民運天安門事件的血腥彈壓在電視機前血淋淋上演，千犯眾怒，招致西方國家的經濟制裁而告頓挫。鄧小平九二南巡，重啓改革列車。歐、美政商領袖也換上了這套「以經濟發展促進民主化」的思維來替自己搶進中國這塊十三億人口的廣大市場，取得道德上的合理掩護。

然而，經歷三十年的經濟開放，鄧小平的「讓一部分人先富起來」，取得了耀眼的成績；老鄧欽點的第三代領導人江澤民在交棒前夕也把中國共產黨做了部分「質變」——允許資本家入黨。可是，論者要問：中國的民主化前途在哪裡？我寫這篇序文的當下，北京異議人士劉曉波因為倡議「〇八憲章」而失蹤，活生生印證中國在經濟改革之餘，距離民主化的起步依舊遙遠，若要奢求它落實民主化，恐怕仍須俟海晏河清。

《惡兆》的作者博採周諮，以常識推論中國經濟成長率不可能長久維持在高檔。英國《金融時報》今年十一月初對北京四兆「救市」措施企圖「保八」亦提出適度警告：慎防中國在它的統計數字中攙入「三聚氰胺」——意即其中恐有不純，造假的成分。世界銀行和國際貨幣基金的保守估計是，中國二〇〇九年的成長率在五%左右。

中國昔日稱之為「盲流」的農民工，估計人數在一億至一億三千萬人左右。中國經濟成長率每降百分之一，反映出來的失業人口是三百萬人左右。這還沒有把每年從學校畢業，要投入就業市場的新增勞動力計算進去。中國外銷數字已經連續兩個月下降，各地農民工失業回鄉潮已經出現。倘若它的經濟降溫，甚至出現世銀／國際貨幣基金警告的「硬著陸」狀況，這究竟又會是怎樣一幅景

象？

中國國務院總理溫家寶曾在二〇〇六年人大會議承認，群眾騷亂事件平均每月八千起。這個數字預示了中國潛藏的問題十分嚴重，北京領導人果真能讓中國不亂，恐怕已是對世界最大的貢獻。

這麼說，中國能對拯救世界經濟頹勢的著力有它的限度。可是，西方國家對它的冀望殷切，或許在短期之內更易聽到期待中國重視人權、推動民主的聲音。遺憾的是，作者賀頓苦口婆心揭示的西方啓蒙思想的價值，恐怕也要淹沒在這一場金融海嘯中。中國是否會進入經濟冰河期，我們不知道，也不希望；可以肯定的是，中國政治的冰河期何時解凍，短期內看不到。

林添貴二〇〇八年十二月二十三日書於陽明山

目次

前言

中國如何「和平崛起」，將是本世紀最重大的課題。 002

第一章

最後的大國

中國迅速崛起，對外改變了國際的均勢，對內則引發了社會、環保、政治諸般問題，很有可能在金融海嘯之後引爆。 006

第二章

光榮與沉淪

中國在灌溉系統、土地所有權以及相應的財產權制度，遙遙領先歐洲，使得中國的生產力長期超過歐洲。但是中國重農業、戰爭相對少，文明發展的脚步逐漸沉重蹣跚。 036

第三章

毛澤東留下什麼？

鄧小平在一九七八年啟動的改革開放，表面上看起來是對毛澤東路線的否定，但是卻仍是建立在毛澤東提出的馬列主義之上。 056

第四章

同床異夢：共產主義與資本主義

共產主義與資本主義這兩種意識型態格格不入，其間的矛盾在中國以低價策略切入全球市場供應鏈之後，愈來愈嚴重。 076

第五章

九〇年代的中國

天安門事件之後，中共面臨統治正當性和經濟前景黯淡的雙重危機，貪污腐敗、司法體系扭曲如影隨形，民間蓄積的不滿也日益高漲。 096

第六章

經濟成長難以為繼

中國亮麗的經濟成長率是建立在歐美市場的需求之上，但是當歐美國家陷入經濟衰退時， 116

惡兆

——中國經濟降溫之後

中國的經濟成長也頓失支撐。

第七章 多元與民主

140

民主政治與一整套資本主義的道德信念、多元的公民社會等「柔性架構」息息相關。徒具民主投票的表相，或是只用資本主義的毛皮，運作勢必出問題。

第八章 資本主義的柔性基本架構

158

二〇〇八年金融海嘯所暴露的，正是資本主義柔性架構在「股東價值極大化」的侵蝕下遭到破壞的結果。中國若是沒有體認到打造資本主義是一件精細龐大的工程，勢將嚙到惡果。

第九章 走向戰爭的邊緣？

178

中國的國力快速增長，終將挑戰美國的霸權地位。人民幣匯率、中美貿易逆差、中國的能源與原物料全球爭奪戰、兩岸關係的發展，中國會走向何處？

第十章 笨蛋，關鍵是啟蒙思想！

204

自由與民主，是當今廣受稱頌的普世價值，但若沒有歐洲十八世紀的啟蒙思想在背後支撐，自由將被濫用，而民主也將傾頹。

第十一章 後美國時代來臨

230

美國走過二次戰後自由貿易的黃金年代，近年來保護主義的聲浪卻是甚囂塵上，執意出兵伊拉克的單邊主義作風更是讓美國在國際間的尊嚴掃地。

第十二章 結論：國際協同，多邊治理

258

西方因忽略啟蒙價值而自限困境，中國則因無法切割經濟發展與社會改革而進退兩難。或許唯有國際協同，多邊治理，才能維繫和平、永續經營。

惡 中國經濟 降溫之後

The Writing on the Wall

China and the West in the 21st Century

Will Hutton 威爾·賀頓 著
林添貴 譯

北

前言

「二十一世紀是中國人的世紀」，這個想望糅雜了中國人對於百年恥辱的自卑，以及對受到肯定的渴望。因此，中國如何「和平崛起」，將是本世紀最重大的課題之一。

中國版圖廣袤，面積約與美國相當。讀者不妨看著地圖，想像中國的西方濱鄰大洋，這個類比就更有幾分神似了。美國的洛磯山脈好比中國的喜馬拉雅山脈。美國重工業重鎮的東北各州，有如中國重工業中心的東北各省。華府的地理位置約為北京，佛羅里達則相當於東南的廣東省。長江雖是東西橫向，卻和南北縱走的密西西比河一樣，都是把國土分為兩半的主要河川。上海之於中國，儼然就是美國的紐約。

但是兩國相似之處到此為止。中國以文化悠久自豪，至少歷三千年，如今是有十三億人口的威權體制。往昔堅持共產主義，一九七八年之後，轟然重登世界舞台，證諸世界史，其規模和速度僅有南北戰爭至一九一四年第一次世界大戰期間美國之勃興差堪比擬。

接下來的問題是：二十一世紀會不會是中國人獨領風騷的世紀，有如二十世紀是美國人的世紀、十九世紀是英國人的世紀？全球領導的大旗是否將由價值觀大體一致的盎格魯撒克遜人手中，交棒給中國人？果真如此的話，其意義就非比尋常，影響更是何其深遠！世界必須調適去接納一個截然不同的文明和價值體系；全球體制的性質、西方文化和英語的優勢地位，都會受到挑戰。如果

中國繼續抱著共產主義，對於西方經濟與社會的組織，將是極大的影響。如何解答這個問題，乃是當代最重要的課題之一。

本書所主張的是，除非中國大體上接受了西方的經濟與政治的多元主義，尤其是西方的啓蒙思想體制（Enlightenment institutions）——當然也要依中國經驗修正過——這個世紀才有可能成爲中國人的世紀。我用「啓蒙思想」一詞來含括歐洲啓蒙運動所掀起的一切體制、思維過程與方式，其精髓表現可以美國憲法及其公共程序爲最佳代表。舉凡法治、司法獨立、新聞自由、獨立大學學府的科學研究過程，或是代議政府、向百姓負責、制衡等觀念，這些出自我們稱之爲啓蒙運動的知識界、哲學界和政治界源頭的一切，都包含在內。總而言之，它賦予西方社會所謂「公共範疇」（public realm）的概念和一種生活方式，其精神由啓蒙運動哲學家康德（Immanuel Kant）歸納爲「敢於求知」（dare to know）。

我想說明的是，這不是「西方」的東西，而是任何運作良好的經濟和社會都不可或缺的成分。中國沒有這套東西，這點從無數的運作失靈和內部衝突事件已經愈來愈清楚。中國目前的經濟模式沒辦法永遠撐下去，它對中共一黨專政繼續統治中國的能力，將產生重大的衝擊。

中國的經濟將以目前的水平在未來四、五十年繼續成長下去，這種簡單的看法之所以貽誤世人，其原因在此。而許多西方政治人物、企業領導人和意見領袖認爲中國是一大威脅，西方必須改變，否則就會凋萎，這種看法之所以錯誤，原因也在此。這個說法其實暗指歐美國家的人民應該接受生活水平停滯，福利國家萎縮，自求多福，提升教育和技能水平（且愈來愈靠自費向學），才能與中國來勢洶洶的幾億人競爭。位居社會頂層的菁英則可以繼續享受貧富不均日益擴大之後的種種